

汉味小说中的武汉地域文化研究

李 婷

(武汉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汉味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抹去的一笔重彩。20 世纪 80 年代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武汉风格的文学叙事,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树立了一座写实主义的标杆。大量的以镌刻武汉人形象为主、反映武汉文化为主的小说作品,向世人展示了武汉市民化、庸常化的地域特点,再现了当代武汉底层民众艰难与世俗人生的生存之累,也折射了武汉市民乐观生存之坚韧意志,被新时期文坛公认为“汉味小说”,充分彰显了浓郁的武汉地域文化。

关键词:汉味小说;文学叙事;武汉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4) 05-0011-03

对于武汉的读者,“河南棚子”、长江轮渡、汉正街、花楼街、吉庆街、江汉关、民众乐园等都是再亲切不过的事物,外地读者也能够从中感受到武汉特有的风俗和民情。这些场景大多成为汉味小说作家们的创作背景,也成为小说中常见的意向,表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情。这就是汉味小说的地域文化意义。本文关于地域文化的概念,笔者取自李麟主编的《地域文化常识》: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首先在于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另外的地区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风格。在长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地域文化也形成了相互渗透和包容的特性,并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到社会的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得以表现出来,使得各类生活习俗、语言习惯、服饰讲究等都表现得与别处完全不同了。但又因为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与渗透性、自身不断的演变,加上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人们又往往难以精准地概括某地的文化特点。地域文化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起步了。最早是关于“关东戏剧”的研究,虽然研究内容较为单一,但竖起了地域文化

作为独立学科的大旗。现在的地域文化大多从方言、饮食、信仰、民居等几个大的方面研究。一般而言,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因为自然地理环境、移民、政治因素等促成。通常意义上说的地域就是区域,是指按照某地标准而确定的地理空间。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指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更多指由历史变迁和文化遗产所形成的特定空间区域,范围可大可小。地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一样,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作用形成的综合体。

一、武汉地域文化概说

武汉的地域文化难以一言以蔽之,其实本来武汉的实际地理状况就是因水隔为三镇,如若没有大桥,三镇民众难得面见,直到现在的武汉还是隔江相望、没有完全从地理上连成整体的三镇。因了李白的“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名句,武汉的别名成为江城。具有江城特质的城市景致和文化背景,都进入了与武汉有关的文学、历史、文化、性情之中。因此有专家认为武汉以水文化为主。也是由于长江与汉水,使武汉成为一个典型的拥有深厚码头文化的商业城市,也

收稿日期:2014-09-09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汉味小说与武汉地域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3j581)。

作者简介:李婷(1980-),女,湖北石首人,武汉商学院人文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有专家提出武汉的码头文化代表说。

然而在池莉、方方等作家笔下,武汉完全不是国际大都市的范儿,确实是一座俗气的城市。没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没有高雅精致的生活场景,只是一些市井庸常的底层生活图景。那些端着面碗过早、穿着拖鞋逛街,那些深夜里随意率性的喝酒、用手拿着啃鸭脖等,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大武汉的大街小巷。武汉人的这种实在而不虚华,的确令武汉地域文化染上了沉重的世俗性。也就是这种世俗性成为武汉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标签。当然武汉并非完全如此。在武汉早期的租界里,因为西方文的化冲击铸就了汉口开放的生活风气。几乎所有的时尚潮流和新鲜事端都是从汉口兴起的。租界临江而建,优雅的西方文化与繁华的汉正街交相辉映,成为武汉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也融合最快的地域。他们提升了武汉的文化品位,也打造了一种凝固的武汉文化的交融性特征。这也成为武汉商业文化的外衣。

历史上虽然汉阳和武昌生得较早,其史可溯源上千年,汉口后来居上,直到现在因为商业繁荣还是名声在外。三镇风格迥然不同:汉阳沉郁秀丽,武昌厚重优雅,汉口繁荣时尚。想将三者概括为某一种文化,不太可能。武汉的地域文化虽尚难以简单括拢,但汉味是所有文化类别共同的烙印。

二、汉味小说中的武汉文化解读

“汉味小说”带有浓郁的武汉地域文化特色,它是武汉本土民俗风味和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小说家们以别致的艺术方式展示了汉味文化的形态特征,体现出武汉地域特有的审美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可以归纳为世俗化的风俗文化、商业文化、饮食文化和方言文化。因此“汉味小说”是武汉地域文化也是城市文学的代表。

(一)汉味小说中的武汉民俗文化

地域文化的根紧紧扎在民情、民性、民风。池莉和方方等小说家们关注人物的日常生活,塑造真实的武汉市民形象,以求表现最真实的武汉文化气息和风俗民情。挤公交、坐江轮、磨洋工、摆竹床阵、吉庆街宵夜……武汉的魅力就在于此,市井氛围与平民精神造就了武汉的世俗风气。

在“汉味小说”的艺术世界里,将“武汉人性格”和武汉的文化描写得鲜活而生动。“汉味小说”里展现出的一幅幅武汉市民风俗画,更是让人过目难忘。“河南棚子”的拥挤破败,花楼街的风骚热辣,六渡桥的喧哗繁盛,吉庆街的随意率性……拼接在一起,构成武汉市民文化的风俗画卷,营造了浓郁的“汉味”风俗气息。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就是充满民俗意味的武汉夏夜纳凉民俗的经典之作。生活在“火炉”中的武汉人,在热烘烘的夜晚,女人们在昏

暗火热的过道里烧饭、说长道短,晚上都在门口空地上摆开竹床,吃晚饭纳凉。这就是武汉著名的“竹床阵”。“因了天气的闷热,居民们照老习惯,把自家的竹床、门板沿着江边逶迤展开。……放眼看去,这乱糟糟热烘烘的竹床阵,沿着城外的长江边有十数里,倒也是浩浩荡荡的。”这是牛维佳在《武汉首义家》中的描写。至今在武昌、汉口的江边,依然在夏夜有许多人或坐或躺于临江的草地上,享受江风带来的丝丝凉意,纳凉的习俗文明化了许多。赤膊纳凉、江中戏水仍是人们在夏天去暑的重要活动。

(二)汉味小说中的武汉商业文化

武汉是久负盛名的商埠,其商业主要集中在汉口,因此武汉的商业文化基本上是汉口的商业文化。解读武汉商业文化应该从汉口开始。任常的长篇小说《风流巨贾》中称:汉正街是“古汉口的脊梁”,所谓“九分商贾一分民”就是形容汉口市民大多经商。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中写的是旧时代小商人以德为本、兢兢业业、谨慎处世的经商经历,浸透了对世态人情、商场倾轧的无限感慨。彭建新的《孕城》则是一卷武汉历史文化的“清明上河图”,买办资本家刘宗祥的发迹史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意义。

汉口迅速的发展并积淀下至今不衰的商业文化和精神,在商界和全国可称为一个神话。汉口因濒临长江和汉江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二十世纪初的汉口更是成为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即便是《生活秀》中的不起眼的吉庆街,曾只是汉口的一条小巷。因为商业浪潮的冲击而做夜宵大排档小生意,硬是将武汉的夜生活做成了全国闻名的饮食产业。

(三)汉味小说中的武汉饮食文化

在文学创作中,“吃”也是最能展现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部分。武汉人在吃上颇有讲究。鄂菜虽然没有川菜、湘菜的名号响亮,但因其汇聚了东南西北各方风味菜的精华,再加上武汉本地人的创新,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处。武汉是一座市民化的城市,其最独特之处在于“螺丝壳里做道场”,活出自己的滋味来。因此武汉人擅长用简单的食材搭配出不简单的菜肴,让简单的菜肴散发浓浓的汉味。大多数武汉的普通菜品具有节奏明快、色彩鲜丽而不张扬、用料繁复而不混杂,口味热辣中透着节制,豪放中透着清淡等特点。武汉人的气质与性格也深深渗透进了这些颇具汉味特色的家常饭菜之中。方方的《出门寻死》中:“何汉晴说,武汉的热干面百吃不厌,你只要吃过以后,走到哪里都会想它。”这热干面的确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武汉代表小吃。看似一碗平常的热干面,其制作工艺和过程并不简单。它既不同于凉面,又不同于汤面,而是先把面条煮熟,然后捞起来摊凉并且排油备用。时必须再在开水里滚烫沥水,再加上特配

的芝麻酱、虾米、葱花、萝卜丁、小麻油、醋、辣油等十余种作料,拌匀后上口时,芝麻香混着麻油醇,极是诱人,口感爽利耐嚼,回味无穷。因其没有汤汁而方便携带和走动食用,现在热干面已成为武汉人过早最常见也最爱吃的小吃之一。热干面的朴实与精致并存,当是体现了武汉文化中的厚道与世俗。《生活秀》中吉庆街的鸭脖子虽只是一种小吃,池莉却将其扩展为武汉民众的生活习惯与心理的特定载体,容涵了武汉文化的精神内核的小吃,具有了汉味的文化价值。

(四)汉味小说中的武汉方言文化

汉语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因为文化、经济上等程度不同的分化与统一,产生了很多中地方变体,即方言。武汉方言因为汉口自明清以来是武汉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以汉口话为代表。每个地域的文化与它的语言都是紧密相关的,地域文化通过方言展现出来,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与地域文化互为表达。作为地域文化最主要特征之一的方言,无疑也是小说叙述的重要媒介。许多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的语言特色。著名评书艺术家何作祚这样说。“武汉是一个移民城市,九省通衢,南来北往的人很多,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口语作为交流的标准,就这样,以武昌官话为基础,再在汉口与各种语言‘杂交’,武汉方言就产生了。”何祚欢道出的是所谓的“武汉话”的由来。其实因为地理条件上的江水阻隔,武汉三镇的方言还稍有区别。但在汉味小说的叙述中,武汉方言的泼辣、粗俗,与武汉市民化城市风格相依相持,融为一体。

方方和池莉的“武汉书写”大多数都是直接用的百姓生活中吸收原汁原味的武汉方言,书写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给人以原生态生活场景的感觉。“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老婆一句语势、语调极为泼辣的话,将大男人印加厚斥的无地自容,羞愧交加。这就是急性子的武汉女人,泼辣而直爽。“桥桥不回来,谁能管你的事?你吃多了糊米酒蒙了心了!”糊米酒是武汉的特色小吃,是由精细的糯米粉和酒糟做成

的糊汤。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中母亲的骂大女儿“糊汤”的话,形象贴切又风趣。教训女儿的心智不明真是鲜明深刻,也表现了武汉方言的精当、幽默与粗鄙。“‘莫讲荏话。’天壮推开他。”方方的《闲聊宣子塌》中这“荏”字一般是形容人愚蠢,有时也用来人的心智实诚,借用的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食材——红薯的实心、低贱、愚笨等特性。

三、汉味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烙印

作为地域文化构成要件的自然环境无疑会造就某地的市民性格,而当小说家在表达这种地域文化时,这种经年累月形成的市民性格自然成为了作品中人物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味小说家们通过描写武汉的地域环境和人物性格来呈现汉味小说的特色,书写武汉的地域文化。这种不矫饰、不造作,还原生活本真状态的书写,也正是“汉味小说”的世俗化指向。《烦恼人生》中的男人印家厚面对迎面而来的种种烦恼,善于忍耐又善于自我消解;《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建桥有真实的沮丧绝望,也有虚夸的大开粗鄙玩笑;《不谈爱情》中的吉玲母女则体现了典型的泼辣时就酣畅淋漓,讲理时又热情如火的双面“花楼街品格”……这些都是武汉人性格的自然呈现,也是武汉地域文化滋养的品性。这些成功的形小说人物形象,使“汉味小说”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

参考文献:

- [1] 李麟.地域文化常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5.
- [2] 赵惠霞,周憬.语言与文化阐释[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1.
- [3] 张炯,等.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4] 方方.汉口的沧桑往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 [5] 严昌洪,肖志华.武汉掌故[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 [6] 池莉.生活秀[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 [7] 涂文学.武汉码头的转型及其大码头文化[J].湖北社会科学,2009,(3).

[责任编辑:张 磊]

Research on Wuhan Regional Culture in Wuhan——Style Novel

LI Ting

(Wuhan Business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bstract:Wuhan-style nove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Fang fang, Chi li's literary narration of Wuhan style, represented realism style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 large number of fictions which mainly described Wuhan person image and reflected the Wuhan regional culture were written at that time. The novels which are called Wuhan style novels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sprit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fully demonstrat the rich regional culture of Wuhan.

Key words:Wuhan-style novel; literary narration; Wuhan regional culture